皇明史概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六

臣朱國禎輯

太子少保尚書唐公

公名鐸字振之虹縣人自幼端重有遠略　高皇起兵從守滁州取和陽渡江定都皆與有勞庚子從討江州授西安縣丞召爲中丞勾管出知延平府洪武三年入爲殿中侍御史四年御史臺進憲綱四十條　上諭鐸元時任官但重本色人廷臣產南方者不得入風憲若耳目得人自無壅蔽何間南北鐸對曰臣聞元朝以四方多事命廷臣改憲職巡撫初出人皆警勤既至略無

能爲民間相與語曰遣使宣撫問民疾苦來如覆雷去
如敗鼓至今羞之　陛下重風憲明正法度所以安百
姓與太平也未幾出知紹興府七年陞刑部尚書郎改
太常寺卿內殿賜坐俸十三年召爲兵部尚書十六年改
諫議大夫官係初設　上仍諭以好惡公私之說孜孜
奉職奸不得容尋坐事降御史上言致治在於任官任
官在於得賢宜選德行廉能京官徧歷郡縣訪求賢才
體察官吏又於見任官內遴選歷練老成兼儒吏名望
隆重者居布政按察之職庶能鎮靜一方民安盜息而
治化有成矣從之十八年陞副都御史明年復爲刑部尚書

錦衣衛凌虐罪囚　上命焚其刑具以囚送刑部公汲厚慎密靖廉不妄取予　上每以故舊遇之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公以德勝然不動聲色而政務修理人尤愛之　上嘗曰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誹讒當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謗訕滿朝鐸守官不得訾議又謂懦而無為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弄法欺鐸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聽

明決斷者以爲刻覈德厚循者以爲迂人之心不古若此二十一年改兵部尚書凡各軍逃故者編册送部查取不得多差人勾攝二十四年擢詹事院正三品 上謂吏部侍郎侯庸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其於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體甚尊嚴後世若唐太宗爲子擇師如李綱之徒直言正義頗有裨益今設東宮詹事統領官屬衆務前兵部尚書唐鐸德量充然兼通儒術其改秩仍食尚書祿本年致仕二十五年復起詹事尋加太子賓客太子少保 上嘗慰諭謂其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事天子民一有未至務在盡言二

十八年使龍州諭降趙宗壽還復出參楊文軍事忝畫守衛撫輯黔猺所至帖然同京二品十年卒年六十九郎聘最優眷終始保全文武舊臣中未見有及者第鐲散騎舍人直宿衛

起居注范公

公名常字子權滁州人宋青山先生孟申孫也皆學淹貫古今爽粹無競篤於行義　高皇兵克滁召見且問天下惡乎定常曰常聞之得天下有道在得人心夫好生惡殺天下人人之心今四海擾亂民總總懼不相保主公能以除亂救民為心不妄虜戮燔燒俾令按堵內揀精銳之士半從軍半乘城且擇寬厚長者牧字之使得耕守不為他盜攻掠則四方之人雲合霧集天下不足定也　上悅禮遇之從克和州常見諸將暴橫擾民言於　上曰使人捐棄骨肉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主

公當有以處之　上即召諸將切責凡軍中被擄婦女
悉遣還民大悅　上聞與論兵常曰古者寓兵於農今
兵興宜有制所下郡縣雖田野之人豈無材勇宜精加
簡閱爲伍各設長貳與有司之耕作隙則習肄毋解事平
之日聽其爲農如此則不煩坐食精兵可得數萬以戰
則勝以守則固其亦行古之道也一日　上以羣雄未
一命爲辭禱帝辭有奉天征討慮弗合於天心等語甚
稱　上意命典兵牘旣謀取金陵及渡江克太平授元
帥府都事丙申三月定建康皆預謀議即命爲太平知
府募民種藝時兵亂之後乏種官廩有穀數千石常請

於　朝恐發貸之至秋大稔私庾既實官廩亦充乃興
學敎延師儒民甚安之　上嘉其績召入爲侍儀訪以
時政及古今事宜常直對無隱又嘗紀滁和事瀆上之
上悅洪武元年四月擢爲翰林直學士尋兼大常卿禮
樂之事多委之病謝去徵詣闕仍前職列坐賦詩先成
以獻　上笑曰老范之詩質樸而無華類其爲人尋遷
起居注足疾數在告賜安車出入尋允致仕　御製詩
四章褒獎之賜宅於太平門遂家焉常每自稱瑯琊山
人或問曰山人隱者之稱也今君朝夕在　天子左右
爲侍從臣奈何用此稱懼然應曰士各有志吾今雖忝

列孫抑鄉土之念誰能志之犬馬之齒且益衰暮 天子倜賜矜憐首丘之願可終遂矣山人之耕圃吾所以志也未幾卒子組行修潔官至雲南參政終於任從子霑材武立戰功累官都督僉事

太守李公 弟巽 附 子貞

公名習字伯羽太平人通諸經攻性理之學以淵博爲學者所宗才負經濟元時以南人見擯斥然亦好隱遁不自炫鬻延祐初游京師館元明善家代述作甚多禮爲上客四年領京師鄉薦試渾天儀賦士皆閣筆習能記其詳鋪叙燦然授書院山長間僑居廣陵與張仲舉高季爾李五峯旦暮往來唱和乙未天兵克采石習同鄉安梁貞

貞字叔亨郝興新昌人至元中入國學書懸纂言時之碩儒多愛之由國子伴讀授太平路教授上克太平貞與諸儒迎見所言撒援詩書有根據上覺之引爲行省都事遷湖廣僉事而斬者運皇使拜闕子祭酒太子賓客日侍太子于藻書大本堂尋坐事放歸卒於家

等奉迎駐蹕太

平遂擢爲本府知府廉能公謹精於治體均平徭役民
受其惠吏不敢欺未幾以疾卒官年八十餘范常嘉爲
守郡以大治方兵事棘 上倚爲根本不輕授也胥有
鄉曲之譽別號雲觀弟舜字仲羽中浙江鄉試與胥齊
名江左月爲一十年太守薛超題其坊曰雙桂吳萊謂伯
羽之文簡蒼嚴集一 體弟荀仲羽之文豐腴嫵麗五界
瀾然劉璐謂伯羽之尊嚴如臺峯千仞嶄然特峙人莫
敢褻仲羽之溫粹如藍田美璞光輝外著天下共寶之
其學行爲時彥所賞如此及門授業者百餘人若進士
爲誠貢士陶安其尤著者也濂于叢溪吟詠歌行有幾

漁小叢樵于湯沙稽考制度有沙樵雜抄又有橄欖集五卷行于世橄欖者產于南而北方不食野人食之始惡其澁而終樂其甘名集之義如此詩沖澹典則思致幽淡諷之使人有含卒不能窮之趣

侍讀學士潘公子衡

公名廷堅字叔聞當塗人先世多業儒有名江左然皆隱居不干祿仕至廷堅天資穎拔學問老成教授鄉邦元時用薦爲冨陽教諭乙未上至太平奉迎擢本府教授明年取金陵改爲中書博士庚子除金華同知壬寅拜侍讀學士年老致仕洪武四年起主會試得俞友仁等一百二十人公爲人愼密謙恭未嘗有過爲一時所重詩文皆可觀子衡

子衡

衡字章甫幼穎悟絕人總角時父與談鄉邦耆舊文獻

模楷典則輙能強識博記比長師事同安趙爻于李淮
兄弟初授太平府教授改金壇主簿未幾擢起居注丙
午除中書左司都事丁未拜江西湖東按察使年未及
四十會修大明令為議律官洪武元年卒鏞為人肖父
而文章清雅過之一時所作序碑傳贊皆散失不存子
孫相承所執象笏至今存焉

太守王公

公名宗顯和州烏江人少業儒博涉經史元季避亂僑
居嚴州戊戌胡大海克嚴州得宗顯禮遇之及大海克
蘭谿進攻婺州不克回蘭谿築城守之留幕下是冬
上親征婺召見 上曰爾與我同鄉時有馬世熊與單胡夏三姓皆以同
鄉從 上兵間 上以四翁稱之且兩擾攘之際鄉里舊知者或從張或它往皆已敗滅獨不棄寒微挺身率
衆來從渓再嘉向世熊爲營出使有疾賜物勞之 正濟所用命潛至婺城察變
事體其語甚審至婺近城五里止舊識吳世傑家察得
城中守將各自爲心同以告 上甚喜曰我得婺州令
汝作知府進攻首敗石抹宜孫所遣援兵次日城猶未

下樞密院同僉寧安與守將帖木烈思不和棄城公所
察夜遣都事李相縋城詣 上請降開東門納兵如約
入城遂克之置分省等衙門改婺州為寧越府以公知
府事於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
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
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未幾卒 上遣使祭之時有
王興宗者隸也拔知縣事李善長李文忠皆諫 上曰
興宗從我有日勤廉而斷能儒法吏莫或先也秩滿陞
南昌府通判嵩州知州僉院任亮集民為軍興宗上奏
日有元末世聚則兵散則民男與軍民兩分若皆為軍

何所徵賦　上曰善陞懷慶知府朝京時　上問蒼𦂳種田官吏至與宗留府主公動不貪不須問還郡中道使知蘇州三年盛有政　陞河南左布政請闕辭　上曰又不見爾老矣甚嘉亦白賜宴鈔撫遣之

東閣大學士吳公　附朱廉徐原秦約

公名沉字濬仲蘭谿人父師道字正傳元禮部郎中有文學守宋儒家法宋濂碑有貞文議沉克負術累辟爲縣學訓導不就　高皇取婺州收爲寧越府王宗顯知府事辟沉及朱廉廉字伯清義烏人少刻苦勵志淹貫經傳悉窮要義受學文于黃文獻溍遂以文章知名既應辟師道尊嚴人皆式之浙東行省布丞李曹公開鎮嚴州尤加禮敬聘長釣臺書院未幾外艱洪武三年詔修元史　要親日排起爲纂修官書成授編修八年　東與還幸中都扈行至中都進詩十首　上覽喜曰佳詩廉爲汝和有頃召廉賜和詩六首書時以爲榮既而授經楚府秦府歷長史又之病願致仕歸窮經籍箱探研聖學嘗取考亭語類摘其精義名曰理學纂言其爲文雅嚴精密有文集一十七卷徐原原字均善蘭谿人少受學於貞文先生博覽羣書詩文與有名所著五經講義號學齋文集數卷爲士林

所重教十有方 上郎大位召至京家用之以老辭歸典福建江西考試其文學與沉相伯仲政要及元綱目皆稱其有功學教云主教事洪武十二年以儒士舉試上名曰信
仲既除翰林侍制謂修撰王璲一曰王璲曰名既謀冒昧不
更是欺罔也璲以 國法方嚴恐觸 上怒止之不聽
告改正 上曰是誠恪人遂蒙眷遇數召入議論未幾
奏對錯誤降編修十三年復侍制甲申復降編修爲教
授童與一曰與 一曰儒士吳顒一曰顒 一曰遣使徵之十四年給事中
鄭相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並尊非體公駁曰國
之大本尊安得有異 上從之十五年降渭源教諭未
行留爲翰林典籍十一月晉東閣大學士 上將享

太廟致齊武英殿召公等諭之曰古聖賢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其言散在經傳爾等宜摘要領類編三事爲書十六年書成賜名精誠錄命公撰序進講周書 上爲分別君子小人言任禹稷必去四凶用孔子必誅正卯公頓首以去邪勿疑對八月進講後期陞侍書尋改爲國子博士時方與文事公獨謂兵不可廢每云武經七書多假托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爲可信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穰苴之說所傳非全書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

威不執所以生人非殺人禁亂非爲亂尚義非尚詐乃曰兵詭道也非其本意遂纂易詩書論孟討兵涉戎事者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題曰六經師律家食時已草創及官成均與諸生訂正傳之崑山秦約約字文仲先淮安人後自崇明遷崑山父玉字德卿業儒有至行門人私謚孝友先生約至正間官崇德州教授洪武初應召試策稱旨拜禮部侍郎以母老辭歸再徵入京上疏乞復書院書堂義學守令之選另立一科四十歲職百日舉代郡邑三年造冊與誌書同進以備國史採擇上從以約年老難任繁劇授溧陽教諭御史錄則成并刺吳沉薦公宿學遺老令在館閣不報在溧陽八年請老歸卒文章務求理勝而詩尤工數源公貢師泰尤所推重所著詩文曰樵海集別有師友話言樵史補遺孝節錄詩話舊聞崇明志見而歎曰文武一貫有功世道之

晉也十九年七月以老疾致仕卒公所著通覽志頁經濟三進三黜而無[illegible]溫嘗著辨言孔子封王爲非禮自是布政夏寅祭酒丘濬皆主其說并欲去謚至嘉靖中乃行之而用王禮如故

文淵閣大學士朱文恪公

公名善字備萬豐城縣人父隱號潛峰先生宋濂有志銘善少聰穎十歲能文通四書五經大義祖澗雲先生嘗曰是孫必爲令器壯年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惟聖賢道學爲己任所著有詩經解頤輯釋史輯等書奉繼母李盡孝壬寅亂劇扶母逃竄皆得免 上平天下開設學校豐城舊爲富州州守強憲中舉爲訓導南昌守許方延至郡開於 朝授教授洪武八年召赴京廷試諸儒居首授翰林修撰署院事知制誥逾年奏對失旨謫戍遼東無愠色日賦詩寫懷有遼海集未至賜

還鄉語子達故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汝租所著皇極經世等書考證以傳庶不墜先業十七年召爲翰林待詔時方華胡俗嚴婚禁民習舊多犯法上疏論婚姻律曰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并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並法不得爲婚以故讐家詆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遏奪使大婚分離子母永隔寃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傷人心謹律不精爾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已爲姑舅兩姨

子彼爲姑舅而姨女無尊卑之嫌爲子擇婦爲女擇婿古人不以爲非成周之時王朝所與婚者不過齊宋陳杞四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至於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潛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爲婚媾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以舅之子娶姑之女呂滎公夫人張氏乃侍制張昷之女侍制之女卽滎公母申國夫人之姊也今江浙此事尤多以致訟獄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章下羣臣議弛禁以通人情删族以明世教 上是其言嘗諭以

好惡智識及虛心識心之辨頓首稱善十八年陞禮闈
陞文淵閣大學士　上御文華殿進講心箴又言致治
在任人今天下太平惟選用賢才宜留聖慮他日講家
人卦皆稱旨尋遘疾賜告九月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謚
文恪是時上海令恩識博雅宏粹少負文名洪武十六
年以耆儒徵授文華殿大學士賜勑致仕其辭日朕觀
古人有志之士雖髮白氣衰心猶不怠故能善其始終
垂芳史冊卿懷才抱德志希古人朕甚嘉焉惜乎年追
衰暮志雖存而力不能任朕不忍復勞特令卿還鄉以
撫子孫享其奉養賜又有鮑恂崇德人全詮安吉人張

長年高郵人張紳登州人俱年七十餘禮部主事劉庸薦恂等明經通達洽體遣使徵之恂暨長年先至 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退就館一日俱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爾免卿蚤朝日宴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等何辭焉恂等復固辭翌日放還紳後至以爲鄂縣教諭恂字有孚純心篤行好學能文耕桑自食不求聞達嘗受易吳澄元省試第一溫州學正著有大易傳義西澗集

武英殿大學士吳公

公名伯宗本名祐以字行江西金谿縣人父儀字明善元季薦於鄉世稱東吳先生講學受徒隨資器誘迪多所成就尤深於春秋著三書曰禪傳曰類編曰五倫辯長旣深淬詞尤雄𠳿言世有楊子雲其將好之矣性剛正篤實以孝弟爲先而將以平恕士皆歸之壬辰寇起集鄉黨自保得免於難入國朝太守聘起之力辭李年六十五教伯宗十歲能文見者歎曰此兒玉光劒氣終不可掩洪武庚戌鄉舉第一其年府判官王觀夢城中迎狀元歎曰必吳氏子明年辛亥中會試三月乙酉

朔俞友仁等一百二十人廷對　高皇親製策問詢以
古帝王敬天勤民之道公條答稱旨擢第一人時初開
科取士　高皇得之使觀儀格應對明辨喜甚賜袍笏
冠服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與學士宋訥同修日曆胡
惟庸方用事羅致庭臣入其黨公亢直不爲屈惟庸中
以事謫居鳳陽上書論時政并言惟庸專恣不可獨任
上得奏即召還賜衣鈔使安南得馴象方物以獻除國
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　皇太
子嘉納明年改翰林典籍　御製十題命賦立就詞語
峻潔　上大稱賞曰才子也賜織錦衣十四年歷太常

寺丞明年爲國子司業告辭不許特　旨除金縣教諭
至淮安召還爲檢討壬戌初設殿閣學士以爲武英殿
大學士十六年弟仲宴爲三河知縣薦舉不實公爲所
累復降檢討十七年坐文字進不以時謫雲南卒公博
學能文詳雅不苟合屢獲譴無所悔所著有南宮使交
成均玉堂三集

尚書大學士劉公

公名仲質字文質分宜縣人好學博通經史洪武初爲宜春訓導薦入京奏對稱　旨擢翰林典籍十二年敷正春秋本末十五年拜禮部尚書四月諭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敘其功參乎天地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非缺典與爾與儒臣其共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丁巳　上謂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爲孔子明道德

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左右之言今朕有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仲質乃與儒臣定議上服皮弁執圭詣先師再拜獻爵後又再拜退易服詣彝倫堂祭酒司業博士助教進講賜坐侍臣以次列於東西講畢宣諭學官諸生而還明日祭酒率學官上表謝　上從之十一月奉　旨條學規一十二款合欽定九條榜行頒賜師生木月奉命頒劉向說苑新序於天下學較令生員講讀十一月戊午做宋殿閣大

學士之制以仲質爲華葢殿大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
學士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吳沉爲東閣大學士
上親製誥文賜仲質曰朕閱宋書見尚文之美崇儒之
道廓焉且當時諸儒皆以賢德輔景運三百有奇今特
倣宋制殿閣之名必期近侍有補文道歐蘇爾仲質才
頗稱任授以華葢殿大學士奉議大夫爾往欽哉未幾
坐事降御史後以年老致仕仲質爲人篤厚文多質實
如其人詞林記誤作邵質即仲質也云

翰林學士朱公 附張桓

公名升字允升休寧人後為歙人幼師陳櫟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櫟深器之至正癸未偕趙汸從黃楚望講道明年歸作經書旁註是秋登鄉試內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學正田歲入富于他學官吏蠹食既至會計出入盡去宿弊以身立教士皆興起秩滿南歸蘄黃之兵已至徽矣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年丁酉大明兵下徽被　旨召見　上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上嘉其朴遂參密議尋辭歸吳元年丁未徵拜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上親製誥詞有曰

眷我同宗之老實爲耆耆之冠於肱股諸公好得其實
無何[illegible]學士張桱桱字子經寧波奉化縣人束髮受書
謂同志又上論述古建於高辛下訖三代會於有宋建
近理關繫補比事於通鑑敷義於綱目斷而前編所必
不苟同至於尊正統以定大分凜然大義萬世不可易
也其紀年關司馬公之補遺其書法則朱文公之綱目
猶不敢自比於二公故但名之曰通鑑續編人稱其文
核其事詳其旨淵以該謂良史之才　上禮重亞直學
士未幾以　爲直學士特免朝謁優禮之七月領樂舞生
老致仕
入見設雅樂閱視　上親擊石磬命升識五音談以宮
音爲徵音　上不悅賴熊鼎解之得止洪武元年二月
上御東閣顧謂升曰近觀閱禮有所謂六夢者朕嘗感
異夢厥兆維何對曰人之精魄上通於天此　陛下受

命之兆也軒轅夢游華胥天下大治帝王之興自有天

命益振古如茲矣三月命儒臣修女誡又諭升修齊之

本遂受命纂輯二年三月復命撰齊戒文是月請老歸

石門居梅花初月樓　上親洒宸翰以賜庚戌卒年七

十二學者稱爲楓林先生著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

孝經四書小學旁註及書傳補輯諸書傳解行於世子

同爲禮部侍郎

原缺

尚書司業劉公 附李叔正梁宏陳雞先

公名崧字子高泰和人舊名楚元季鄉舉　國初改今名七歲能賦詩嘗侍世父夜飲聞雞聲因命爲題應口成一絕末云喚醒人間蝴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世父驚歎家貧力學年十六授徒十九游南昌府善賦者李叔正　叔正初名宗頤字克正靖安縣人方平父母俱喪異嘗以金盤盛一小兒入内十二以神童薦所長博通古今友諒陷南昌妻妾投井死遂終身不娶丙午設國子學薦爲學正洪武三年告歸已而廷臣交薦以爲叔正明年饑至京仍學正遷渭南丞有同州人與蒲城人爭地連年不決行省委爲立判若官族嚴意寬人皆安之遷興化知縣召爲禮部員外郎年老乞骸不許改助教凡三至太學益豐屢集策總使者遷御史是擢袁郡用吏誣其守禦之狀來罪　上聞覽而歎之曰人言老御史惛乃明敏如是九年擢湖廣參政十年陞

甫致十二年召爲禮部侍郎十四年陞本部尚書七月日本貢使至　上郡選仍令叔正筆名書貴之十五年辛宮年六十四而下稱十才子見其製作莫不推讓復走楚浙所至觀覽名勝詩道益昌爲授龍溪山長嘗至正中舉明經進士授至道自田中摘果歸悵然泣下曰始二親篤於翀子奈何今不及見兵燹家蕩覆避地無以爲生困初以薦召見授兵部郎中小心謹畏歷署駕部職部事奉命鎮江徽權多公侯田土往往擊附力持平與小民一體輸納歸奏稱　旨又往廣東買馬得五百八十四匹又明年往山東點視驛遞驗漕失海船銜冒風雪凡四閱月莅事在兵部幾三載以振職稱祭方丘與吳

詳宋濂侍從應制賦詩甚見褒賞六年陞北平副使持憲綱詳原之招徠逋逃慰安反側考覈屬官以廉慎爲先獄必以情興學教士刻石立規考問風俗刻文天祥祠度驛路衡僻爲之裒損關防鹽引及私販者甚有政積坐事爲胡惟庸所中輸作京師尋放歸十三年惟庸誅 上手勑召拜禮部侍郎稽古典禮 上嘉之以文學雅正屬以撰進學士宋景濂見而歎曰此司馬遷之文今未有過者而于詩則尤所遜服四月擢吏部尚書時鄭陸議以察爲明一處以寬銓次有方藻鑑不爽五月災異致仕十四年三月起尚書李敬爲祭酒公爲

司業令朝夕雜見燕語襄府四月得疾猶強坐訓諸生日　天子遣醫救圖于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辛年六十一　上爲文命御史唐肅諭祭公所居室敝弗覆以茅家有田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後居官未嘗有所增益在北平時身所覆被亦館授時物也嘗爲鼠所傷始命更置其故鼠傷者仍命補葺以衣其子歷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嘗携一童子到官亦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當赴北平時始裹支餘方俸廩易得白金九十兩封託鄉人及歸往取其人已用之止餘封紙亦不復問爲人雖溫顏巽詞而見

者庶以敬問學之功者而獨篤在太學識拔梁宏宏字翔之南海人少頴敏被選爲弟子員貢入胄監以學行知名同業劉嵩試其文驚爲奇才同館衆由道輩莫不推重居二載乞假省親方孝孺爲南士之冠贈之歸儕州後聞長安兵變遂不復仕其甥陳繼先繼先字仲述泰和人國初家毀於兵存者惟母及弟姑之夫劉尚書嵩夾攜論使學遂往受業焉雖貧約能自立而氣岸高邁肆力古學靡不究覽文章沛然渾厚浩博洪武乙丑進士授御史按事出西閩海府天下老獄多籍於京師又高皇矜慎稱旨實雖獨公所錄不用咸而得情憲臺章疏多出其手服輒爲文自娛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稱爲陳古文而不名也然多散失存者五卷其武甲戌致於官坦夷簡肖他人乃投曲中又不能入終始一節未嘗少變之學皆本於公與人言未嘗及官政歲儉姻
黨族人不能自養者輒賙給之手筆子史醫卜地理等
書六十帙北平八府志書三十帙北平事蹟一帙詩文

三十餘帙而職方集行世

侍郎司業張公

公名智字玄略延平府順昌人元末父昇元以神童薦補太學授秘書郎五遷至江西儒學提舉智生而聰穎讀書過目成誦群兒爲嬉戲之事必正色端謹如老成人待父學於南昌長益勵志問學嘗慨然歎曰余玉必於崑山摛珠必於滄海爲學豈可不出戶庭哉即挾策入元都交當世名士用薦入國學四方兵興以才出參閩省機務省臣承制授智同知蘄州知事不可爲退居建陽窮搜博覽沛然有得洪武戊午明經薦爲夷陵州學正凡九載艱歸辛未服闋入朝尚書趙勉言其學

行拜禮部試左侍郎卽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較議者以費財不便正色曰使賢才衆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　高皇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羲和惟天陰隲下民二簡蔡沈註誤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乎答錄與權仍以朱熹新說呈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少置步覽焉可循儒生腐談因命智與學士劉三吾等攷正爲書傳會選刊示天下學生曰凡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覘其行於列宿之間太陽與五星昭然何以見

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為主時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附天體也必於五星右旋為順行左旋為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氏之說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葦正有誤方來今後學尚書者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日月之交註文為是又如湯誥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下民者何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蒸民之命此天之

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欺五教敘五倫明刑以弼教保護至治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如或蔡氏之說則相協居事皆付之天而君臣但安居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未幾實授是時諸儒多有不稱任使至嬰顯僇　上勑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得人稱任而卒少見效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聞爾禮部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恪遵古先聖賢之道以

修已教人毋徒尚文藝云　智請首行於太學從之尋奏
歲貢生員舊制中式者送國子監不中者罪有司停學
官俸生員罰爲吏今不中者遣還讀書有司教官罰如
故是生員不率教者無所勸懲也　上命更定不中者
有司官任及三年論如例二年以下者停俸有差學官
無分久近罰如例生員廩食五年者爲吏不及者遣歸
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壬申　懿
文太子薨命禮部議喪禮　智上議曰喪禮父爲長子服
齊衰期年又云期之喪達乎夫夫今斟酌其宜　皇帝
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之在內文武百官

即日於公署齋宿素服入臨文華殿給衰麻越三日成
服詣春和門會哭明日素服行奉慰禮其當祭祀及送
葬者仍衰絰以行在京停大小祀事及樂至服闋日而
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文武百官聞喪易服於公署舉
哀次日成服行禮停大小祀事及樂十三日停嫁娶三
十日其內外文武百官行祭禮者自備儀物　上曰朝
廷百官府庫俸祿皆出於民令祭祀儀物令光祿寺供
具百官惟致哀行禮餘如議尋以時享在邇令智與翰
林院叅考古制智等奏曰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
稷不敢以卑廢尊也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

須用樂外惟太廟乃祖先神靈所在固既有喪而將享仍用樂恐神不樂聽宜備而不作詔從之居二歲以事左遷爲國子學錄尋陞博士建文中陞司業奉　命代祀孔子於闕里　文皇帝幸學智講周易賜賚甚厚智儀容儼肅多識典故教人以規矩開導奬勸老而弗倦丙戌卒年七十二

祭酒宋文恪公 唐余旗 吳縣

公名訥字仲敏滑縣人父崇祿字壽卿元行臺侍御史追封魏郡公贈參知政事謚忠肅訥承家教矩矱自檢性持重齒胄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元至正癸卯進士令鹽山兵亂隱居洪武二年中書省徵儒士十八人纂修禮樂公與焉事竣不仕而歸五年過元故宮作詩傷之讀者知其明於春秋華夷之辨也十三年四輔官杜斅薦之召至當 上意授國子助教横經發難擊節廓蒙學者歸向十五年應制同諸儒撰勅文十六通援筆立就 上大稱歎拜學士時建太學 上幸學博士龔

敎執經祭酒吳顒進講　上甚召公至奉天門令爲太
學碑賞賚并召其子安賜鈔十錠　上每親書或論用
人必與擬議皆稱旨十一月改文淵閣大學士時年逾
七十　上親製誥詞引尙父與周八百爲比葢自宋濂
詹同而後惟公時被召對旣感知遇日有補拾甚見親
信嘗寒附火燎脇下至膚乃覺　上製文警誡曰脇者
脇也豈爾居約不能脇人主至然耶公皇恐謝明年祭
酒吳顒免官　上簡公特賜勑以往嚴繩準推恩義
身言並敎裒食學廟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　上猶
慮功臣子弟有不服者以曹國公兼領監事由是貴胄

肅然一日公病遣中使諭郡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

施己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

也又嘗言朱祭酒骨格必壽命畫工圖像　上問胙公

服坐堂上何以有怒色對一生獻奈踏而碎其隳念臣

不才朱於教欲中心自訟不意爲　陛下所知　上喜

魁出畫像示之以老召其子進士望江主簿麟侍養十

八年久雨來直言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旣康蠻夷奉貢

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𣊻類爲

患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

士馬疲勞　陛下欲爲　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

謹備禦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兵食足食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漢本始年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南向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　朝諸將中勇知謀畧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其尤者數人隨其遠近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　上嘉

納之令邊軍皆屯田著爲令乙丑丙辰兩科　上親策士魁選恒在太學得士居天下三之二及任亨泰廷對第一召公褒賞命識進士題名記立於監門學錄金文徵異其嚴與同官田子貞等誣訥罪嘅吏部尚書余熂熂字茂本崑山縣人有儒才精春秋之學洪武十年以明經授承勑郎十五年進通政司參議十七年拜吏部尚書八月奏准來朝官明年正旦各造事蹟文冊仍書姓土人民圖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京惟雲南遠邊特免又立吏員殺用法縮家設鑄工說責猶稱余待詔見有鄉飲酒禮序引古無遺感稱之可以與孝弟厚風俗爲人長者未嘗譖毀人每進見微有所寬釋務寬尤恭謹望里門即下故所往來必自名若未嘗貴者乃爲文徵所誤至此一夜文令致仕訥陛辭　上驚問知其故皆坐誅闕形暴罪勑曰學校教育天下英材之所師範者模範根

本官於學者君命也自祭酒而下分所學之優劣辨藏級之等差要當起居常道語出人儀文徵等不知育才之所模範之源君命之重等差優劣之分交通吏部貴緣爲奸誣祭酒訥受賊饑死生員赴落師生廩膳夫其所教生徒政大家公侯子弟父母兄長欲其成才𥳑鞍馬錢物酒殺厚禮於師此賢父兄也彰師之教爲儒者榮孰云賊也生員有疾存問飲食親教之師當告知輿簿疾甚者告有司藥餌之不存問飲食藥餌或有傳生親教師當坐祭酒提綱而已乃云餓死生員又云赴落師生廩膳以早誣導餙非慰聽禍人不淺仍魁訥復

位二十二年命謨帝王廟及廣惠祠神文明年正月有
疾尚醫來治二月朔疾甚其子及屬官懇請歸家厲聲
曰是何風雲氣少男女情多況在丁祉兩祭齋戒中耶
三日丁酉祭畢舁歸牴暮卒不一及家事年八十　上
悼惜自製文遣官致祭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故
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官其次子鄉邑
訓導復祖爲司業其後辛未太學生有連舉大魁者
上曰此宋祭酒訓廸之功也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公
門
　上每舉爲教國子者法三十年以張顥宗韓克忠
署祭酒司業事　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

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路規矩所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親送回鄉塟又令沿途有司祭謝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年少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沒頭帖謗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謚文恪公家西南三里即瓠子堤忠肅構亭曰西隱公更築白雲莘屋甚間所著詩文二十卷號西隱集

吳公

吳公名顒字伯昂歸德州人容貌魁偉洪武十五年祭酒李敬得罪顒以儒士舉至京特命爲祭酒 上諭以

敎法五月己未颶于監落成遣官以大牢致祭自經始以來　車駕臨視者數次規模閎壯前代所未有也乙丑　上親幸謁孔子釋菜禮成退　御講筵顒等以次講畢　上諭以儒行儒教中正之道　賜宴竟日而還丙寅顒率博士龔斅等上表答謝各　賜羅衣二襲官民生許恒等四百三十人各　賜青夏布衣十六年正月乙卯　賜顒等及監生沈壽等七百六十六人元宵節鈔時武臣子弟有怠於學者顒以寬縱不繩檢免還鄉後以疾終於家

司業王公

公名嘉會字原禮嘉興人少博洽負俊聲元末累舉不第客松江爲人温淳和易後進業就講論來者修脡戶恆滿上海令康伯廷見其詩詞敦雅撤禮之引爲上賓時谷文章口非此不能飾吏治然非公不能洗發我心也會詔舉明經應聘至京　高皇命賦詩應制稱　旨復試其文賞異之除翰林院檢討洪武十五年九月陞國子右司業時宋訥爲祭酒太學生常數千人嘉會與訥及左司業龔斆嚴立楷範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髮皓如正衣冠旦夕端坐諸生雲集階下肅然望而畏之以

是士類率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官　上知其勞養待殊厚十六年冬以老疾乞歸　優詔調治十七年七月特賜致仕未行卒於官舍年八十餘　上深嗟悼命禮部移應天府給舟車還仍命所在官司祭之同時松江寓公孫作作字大雅　字次知江陰人自曾祖微川先生傳至作而學益大顯人以清尚先生稱之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詞古閎博至正兵起挈家至姑蘇盡棄他物惟載先世藏書兩箱張士誠聞而厚祿之以母病謝去用是益貧然晏不爲動久之乃爲買田築室家於松江洪武癸丑起纂修日曆授翰林編修官乞外授太平府教授三年遷學官除國子助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還成均又明年卒國子司業卒著有滄螺集　先爲司業與公最相善人稱曰海濱二老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六　終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七

臣朱國禎輯

尚書學士承旨詹公 附吳琳 呂本

公名同字同文舊名書婺源人穎靈抱奇氣學士虞集弟槃見而奇之妻以女授易于甘楚材學春秋於劉彭壽至正中舉茂才異等授郴州學正遇亂道梗奉父寵家黃州仕陳友諒爲學士承旨兼御史甲辰王師下武昌來歸與講經史占對不窮授中書博士因薦吳琳琳黃岡縣人父應澍好施教里中稱西山先生琳純篤力問學王師下武昌徵名儒詹同以琳應召爲閣子助教與同並教胄子琳才藻不及同而經義過之　上時召琳咨時事吳元年遷浙江僉事尋陞兩淮運同肯效職有

名稱入爲起居注洪武四年陞太常卿本年晉兵部尚
書八年與司業宋濂主京闈鄉試十月具奏務士之數
凡二十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人各定衞所五年有事于
方丘　上命琳與濂選文學能賦之士以從琳進學士
夏悅等稱爲盛典六年代呂本爲吏部尚書與脩同迭
視事七年以老致仕家居密使詧之使者至旁舍見一
農人坐小兒趣拔秧布山觀甚謹使者曰此有吳尚
書家安在其人曰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
白　上益重之弟琢
霸州同知阜有政聲經義并得召時方集功臣子弟於
內府令教之改國子博士淹貫羣籍有叩輒應對制敏
捷易名曰同尋陞考功郎中未幾以爲待制起居注丙
午命求遺書攷宗廟時享禮洪武元年四月命講古孝
行及起家戰伐歷來愁苦爲圖以垂世訓二年陞侍講
學士會中丞劉基疏請存待大臣之體勿加困辱同因

取戴記及賈誼疏以進且復開說剴切　上深納之既年陞吏部尚書六年改學士承旨仍同呂本本鳳陽壽州人仕元為元帥府都事其後來歸歲丙午為中書掾史吳元年授湖廣行省照磨洪武二年陞中書省右司郎中四年改左司郎中五年陞刑部侍郎尋進吏部尚書六年除太常寺卿七年以事左遷北平僉事尋召還授禮部尚書未幾出為兩浙運使十二年復授太常寺卿失卒賜葬鍾山之陰無子其女為　皇太子妃迭視吏部事與樂韶鳳上所製釋奠先師孔子樂章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寧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亞獻終獻奏景和之曲徹饌奏咸和之曲送神復奏咸和之曲六

上曰祭貴乎誠若省牲告充告腯及禮之煩文者並宜革之九月同等上言自　上起兵渡江以來功業隆重

再闢乾坤較古帝王雖有紀載而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櫃傳于後世　上從其請命與侍講學士宋濂爲總裁官濂薦義烏人黃和可贊編摩　上召和西苑慰問良久後使見　皇子賜綺裘華履它日　上召同與劉基宋濂燕便殿同被酒還史館賦詩贈和少選復宣赴右順門　上乘步輦至曰卿餘醒未解邪同對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　上亟取觀之咲顧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爲書之書訖賜和盞一時翰林學士同與宋濂吳沉樂韶鳳並有時名號詹吳樂宋而同濂尤被寵矣一日偶言及竹　上曰竹類亦多乎對曰戴凱之所譜

至五十餘種惟吳越山中有方竹者四枚處上若有康
問上大夫往往以爲邛杖　上曰有諸乎對曰有之既
退獲一枝以獻　上摩娑悅之御草方竹記一通記末
美同人偉氣象召至端門繕書賜之七年五月大明曆
日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
次第經界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無
不具載爲一百卷又與宋訥言曆日藏之天府人欲見
之有不可得臣請倣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
爲書以傳天下後世　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
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自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

之隨類增入九月詔科舉暫且停罷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仍令同選國子成材者與所舉孝用授主事給事中御史等官時用彭通等為給事中并國子生李擴等入文華武華二堂謂之小秀才丙寅　皇明寶訓垂成同請老賜勅遣歸未幾起為學士承旨六月與宋濂議以　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即分獻官行禮亞獻終獻皆如之　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道達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定凡祭祀罷上香復以老乞休許之官其子魯召入賜坐從容慰勞出御製文賜之尋卒於家所著天衢吟

噴及海濱集子像

尚書祭酒樂公

公名韶鳳字舜儀一曰廷瑞滁州全椒縣人乙未謁　高皇於軍門與語奇之是秋扈渡江參軍事從下金陵丁酉授江西行省管勾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遷給事中尋進中書左司員外郎本年陞兵部侍郎六年陞本部尚書正月戊午　上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將卒習於安逸弛武藝命同省臺督府定議教練軍士法并定賞罰各有差本年六月改侍講學士與承旨詹同定祀孔子樂章七月製中都城隍神主　高皇親為文遣韶鳳奉安九月編集大明日曆命為催纂官又命擇唐宋名儒

表箋可爲式者頒行天下七年九月　上以祭祀還用
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仍
諭皆寓諷諫之意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既惠并醴酒
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其辭皆存規切
其舞分爲八隊皆八人禮部具圖命樂工肄習之八年
三月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命與諸廷臣以
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曰洪武正韻九月命攷陵寢朔
望節序祭祀禮定以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
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朔
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十一

月詔定登壇脫舄禮　上俱從之未幾以病免九年起
國子司業十二年三月陞國子祭酒本年八月又詔定
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劄禮公考據精詳屢蒙褒答
上賜諭曰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爲國學焉歷代
以之訓君嗣教公子也觀斯所以不爲不重故哲王必
選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法前代命爾承是師範闡揚
通使幼者記壯者解毋怠寸陰不但稱汝職任甚有補
於朕政汝往欽哉十三年雷震奉天殿　上以羣臣多
不職罷之公乃致仕以壽終爲人和易簡訥兄弟皆知
名於時曰暉人材知開封府曰禮太常卿曰教諸曁同

卯並卯名公有友人趙奎王才陳旭魯文質陳友此五人者並起敵滄從　上渡江取采石奎體貌魁岸有材略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從征甘肅猝遇敵衆畏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　上喜加賞旭英毅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壯武文質攻醫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蠻功封武平伯

尚書崔公　牛公　任公　李公　滕公

周公　端公　程公　錢公　任公

翟公　陳公　嚴公

崔公名亮字義夫藁城人元末爲省掾王師至舊館來附授中書禮曹主事遷濟南知府撫綏得士民感服洪武元年陞禮部尚書母憂仍起原官癸未詔定官員親屬冠服及隸卒軍士等制各有差三年上諭亮曰司天臺言朔旦以來日有黑子占者多以爲祭天不順禮所致可爲攷古制之亮引用漢宋唐及元損益不同復以國朝前議圜丘從祀之禮以漢唐爲煩故正祀日

月星辰太歲爲簡當　上然之復問郊祀天地拜位皆
正中而百官朝參則列東西避正中何也亮對以天子
祭天壁自午陛祭祉陛自子陛蓋祉主陰北方也故君
南向答陰之義也郊主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答陽也
若羣臣朝參無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
皆由東西陛朝班則分東西立以避馳道其義不同　上
是之令左右不得越三尺承命議百官及内史監官于
皇太子親王前稱殿下自稱名若本宮内史本府官及
承奉司于　皇太子親王前俱稱殿下自稱臣百官在
上前稱　皇太子親王稱曰　皇太子某王又定大朝

會常朝及內外官員辭謝奏事侍班等禮付侍儀司行
之并定　皇太子及羣臣賜坐殿上坐墪墪制酌宋典
爲損益其他請旗纛止祭于當祭之月與夫宗廟四時
之祭皆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祭于清明等節各備
時物爲享俱之行五月奉命定大射禮儀須于宮府學
校及定　仁祖廟號請下太常祭告博士孫吾與謂廟
號與陵號不同廟當祭陵則識別先後而已歷代皆不
祭告亮駁之以爲加號不告非人情卒行之時國制草
創亮引證多據經典七年卒于官時　上留心律令禮
樂以宋濂等主議而牛諒任昂李原名滕毅楊藿名

吏禮二部尚書參酌考訂彬彬大備矣

牛公

牛公名諒兖州府東平州人洪武元年以秀才擢典簿
二年副學士張以寧使安南至界其國王陳日煃已卒
孫日熞立以寧護敕印留洱江諒先入其國諭意黎人
懸命回奏稱　旨陞工部員外五年陞禮部尚書與詹
同定釋奠樂章又命定大祀分獻禮參考歷代帝王廟
祀　上命五帝三王及後開創之君俱京師立廟致祭
守成賢君令有司祭于陵廟又詔定文武官誥命制度
七年定喪服之制父在爲母服期年庶母無服　上諭

宋濂曰父母之恩一也乃皆三年庶母期年諒爲人朴實議禮精密以事降主事尋復職致仕時有劉那先者協治部事七年免張善郎章善八年爲禮部尚書本年署行省參政以事免

任公

任公名昂河陰人博覽有才譽故元舉進士拜寧晉縣知縣不受隱居讀書自娛洪武初儒士薦授襄垣訓導十一年擢御史十五年陞禮部尚書十六年同太師李善長等官往國子監考教官生員高下分列班次增立監規八條廣東都指揮使狄崇王臻言妣阮氏昔封淑

人已殁仍乞封次妻詔下廷議上言妻在日所娶皆謂之妾妻殁諸妾不許再立爲妻若以禮聘爲妻許受封斷前妻無子所生子即爲嫡長子若妻尚在無子不許冊娶而諸妾中有子者以長襲父職其子以本品推恩其母著定推封之例俱從之十七年奉命頒行科舉成式二年大比子午卯酉鄉試辰戌丑未會試不拘額數諭頒大成樂器令諸生肄習復古人之意是年甲子初科監生首舉且中式者過半 上喜甚面諭祭酒宋訥以爲教導之功論昂出榜原籍自是科舉之途始重本年署吏部事 上諭曰凡文官居憂已在職五年廉勤

無過犯者照品給半祿終制在職三年者給全祿三月
未發年老致仕

李公

李公名原名即彥名字資善保定府安州人洪武中以
儒士至京二十年試禮部尚書奉　詔行養老之政二
十一年詔定帝王名臣從祀凡三十六人　上以趙普
不忠去之元四傑木華黎爲首不可以孫去祖因祀木
華黎去安童既祀伯顏則阿术不必祀如漢馮異宋曹
美忠義全始終可從祀餘悉如所擬凡三十七人二十
二年命申巾帽之禁又詔議親王以下喪制二十三年

考定合祀山川　上命王國有嶽鎮海瀆者皆致祭原名爲閩以進東海則燕齊皆祭其餘俱如之蓋以境內爲定且得兼也三月申定官民服飾俾有古意原名議禮精密多見施行後年老致仕南京禮部題名誤以善原名爲二人今考定爲一云

滕公

滕公名毅元末兵亂流寓江南乙巳年　上征吳以儒士人見言事稱　旨留徐相國幕下五月拜起居注諭以從相國久而無過故授是職宜盡心所事他日復命毅同楊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若桀紂秦皇隋煬所行之

事以進曰徃古人君所爲善惡皆可以爲鑑鑑吾所以
觀此者正欲知喪亂之由以爲戒耳又命毅與宋濂等
日侍左右甚見眷遇吳元年以湖廣重地陞按察使尋
命毅同省臺李善長劉基陶安周禎等删律令定爲成
書付按察司官巡歷州縣使内外知所遵守毅等務存
寬大民多宜之洪武元年陞吏部尚書六卿初設一切
選除考課佐省臺裁定不激不隨人稱得體　年出爲
江西省恭政卒于官

周公

周公名禎字文典江寧縣人元末兵起流寓江湖關庚

子王師平漢擢江西僉事吳元年陞大理寺丞本年陞卿十二月詔預同省臺李善長劉基陶安定律令上諭以簡明不可深文苛察仍命直解備行通曉洪武元年八月設六部陞刑部尚書本年改治書侍御史及建廣東行省除參政開省之初州縣正員多缺廣州香山縣治徙在蓮峰縣兵發縣丞冲敬訪在城故址經營縣宇縣治既成百務悉辦流移四集征寇倏至敬率民捍禦寇乃遁去竟以勤死詔至即祭之雷州同知余騏孫開設府治增築沿海隄岸揭陽縣丞許德增闢公署核實田畝上其冊籍公加旌賚知廉州府脫因家古人也

招徠流民農皆復業知惠州府萬廸與廉舉隊不受訟渴孔源知縣張安仁改建縣治創立城池學教撫綏流徙清遠知縣李鐸勸政興學歸善知縣木寅聯立諸司闔宁長于撫恤皆上其績由是有司競勸嶺表以安會下詔開科公庠陳聘名儒以司考試從之二年刑部尚書世家贊畫默復名公代三年老乞致仕去

端公

端公名復初字以善先衛人子貢之後獨以端稱省文也一遷大梁再遷金陵三遷溧水縣復初生有遠志不肯寂寂落人後每歎曰余大賢之苗裔也敢自菲薄乎

仕止初試吏江南沈默有恒佐使者行州縣威聲獨著
會兵亂袖策言時政無能用者欲歸溧水道絕僑居金
華日以書史自娛王師取金華常忠武王鎮之聘至幕
下辭去有言于朝者召爲徽州府經歷悉力佐治均田
賦定科條闢館舍丙午通判吉州府俗尚譁訐教誡殷
防民不忍使內艱辛亥除磨勘司丞官署新立凡泉粟
刑法物貨勾稽精密未幾陞爲令俄僚屬皆以貪敗褫
東市惟公以清白表見陞刑部尚書按律持以平恕抗
州馬甲飛攬事覺逮繫者百餘人詔往勘分囚別所人
各訊之合其辭參驗同多者情眞否則僞郡守以下皆

服罪壬子拜湖廣參政亂後土曠民稀首下令民復業者蠲其賦事皆豫計省所轄府州縣遠者千里外設官多闕事因不集奏請於朝擇在職賢良吏攝其政不數月事舉民得安召還京疾卒居職能守貧嘗績座右銘曰為官實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又曰心契上天御踐實地人稱其能自警云故翰林學士朱升嘗謂公為人其謙退似儒夫其專謹似腐儒聽視精悍似俠客掀髯談世事似辯士而其精神超越又似逸民隱者世稱實錄子仁字孝文義字孝思皆以儒士起家仁翰林待詔義翰林侍書先後使朝鮮以清節為人所服

程公

程公名徐字仲能鄞縣人父端學以明經進士與兄端禮皆尚經學修飾古行人稱爲小二程官編修助教徐遂於春秋世其家學由校書郎禮刑戶三部主事郎中以才稱王保保承制辟爲兵部侍郎不赴尋以司業晉兵部尚書致仕　高皇召見命爲吏部侍郎洪武二年上令孔子釋奠止行曲阜疏諫曰古今之祀典多矣而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于天下者豈無故哉社稷者生民之本三皇者開極之主而孔子者萬世之師也雖

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二字而已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有國者敬而祀之必偏天下以及後世無非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一日不可無孔子之道則其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一日不可無孔子之教則其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豈可以崇本始報功施也哉若曰孔子非如佛氏之千百化身不可一日間於天下之祀而遂廢其禮則三皇后稷亦皆

生為人而歿為神又安得享天下之祀于一日之內乎蓋孔子以身載道也孔子之道即綱常之道斯道所在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如家至而日見之也非可方體而求之也非可以一念之靈視之也其道通于天下則其祀亦宜通于天下臣迂不知忌諱妄謂 陛下欲稍華前代之文以正祭祀孔子之禮宜于春秋仲月上丁遣使致祭于曲阜林廟仲丁致祭于京師廟學令天下府州縣于季丁通祀焉如是則既有等殺之節無褻瀆之過其于祀神之禮根本之誠關示正學之方扶持世道之計可謂曲當而無遺矣 上覽奏默然徐首

存者而其議乃定改刑部侍郎三年改冰部尚書未幾
卒精勤通敏事無留滯能文尤工詩歌有遺集

錢公

錢公名唐字惟明象山縣人博學敦古行洪武元年舉
明經陳王道稱　旨授刑部尚書二年　詔孔子春秋
釋莫遣使降香曲阜于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
不必通祀唐上言孔子百王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
土天下祀孔子天下祀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從之
上以孟子有視君寇仇等語嫌之欲節略其書并議廢
配享令有諫者死且命金吾射之唐極言不可坦胸受

射曰臣得爲孟子死足矣　上見其誠懇命太醫療射時已撤去矣後之得不瘳一日召講庚書陛立而對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于陛下不避不爲踈又常諫宮中不宜掛武后圖件　言待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圖乞致仕不允尋以戇直謫判壽州

任公

任公名亨泰字[illegible]襄陽縣人貢入太學洪武十八年殿試第一召祭酒宋訥褒諭之命撰進士題名記立碑監門授修撰二十五年改詹事院爲府起兵部尚書歷

錄兼詹事詩陞亨泰少詹事兼修撰二十七年擢禮部
尚書時日照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股肉食之不愈乃禱
于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母愈竟殺三歲子
祭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人倫至重小民無識殺其
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
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亨泰等
議曰人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
之良醫投以善藥至于呼天告地懇切之至此爲
人子所當爲也臥冰割股前古所無雖出後世亦是間
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刲股

至喪生臥冰或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
孝之大者原其所自皆迂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駭
俗希求旌表規避差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
至于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
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肝臥冰亦聽其所爲
不在旌表之例從之詔與博士錢宰等正定蔡氏書傳
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時禮侍諸儒
北厚酒樓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 上大悅復遣
亨泰論之二十八年秦王樉薨 詔定喪禮亨泰奏曰
考之喪制宜輟朝五日今遇時亨宜暫輟朝一日服制

與魯工同從之四月　上諭亨泰曰秦王旣沒國事無

統世子長成宜命襲爵爾其集議以聞亨泰議凡諸王

遣使者立嗣為王則玄冠素服以承詔事畢反

喪服諸侯受天子之命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

即位而哭旣合於禮且協人情　詔製衣服命禮部行

之六月工科給事中陳洽等奏凡大臣犯重罪雖蒙恩

宥不宜仍列本班必少加降抑示勸懲　上從之詔禮

部凡大臣犯重罪得免者敘列八品九品班後九月庚

戌諭亨泰頒　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十月奏職

事衆多供億為難請罷朝參賜食先是每早視　朝奏

事畢賜百官食　上御奉天門或華蓋武英等殿公侯一品官侍坐於門内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官於丹墀内文東武西重行列位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寺進膳案後以次設饌食畢百官仍拜叩頭而退率以爲常至是奏上從之十一月將征龍州以其地界安南故預命亨泰同御史嚴震直奉制書諭之至丘溫先以書遺王國王日焜以中朝狀元又議論英發敬之盡禮明年使還　上聞市賈人爲僕降御史尋免

翟公

翟公名善字敬夫泰興縣人洪武中由歲貢入國子監授吏部文選主事二十年歷本司員外郎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伏誅命善署本部事在事勤慎稱　上旨特陞吏部侍郎仍署尚書事會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册以著成法恐後之涖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善同翰林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有設官分職之類務編爲書名曰諸司職掌詔刻行頒布中外五月奏准各衙門吏三年役滿於本衙門見缺令史書吏內陞用再役三年給由赴京如有餘吏送赴吏部及王

府長史司若託故不給由者治以罪十月詔祭酒胡季
安選監生年三十以上能文章者三百四十一人命善
除授教諭等官二十八年實授吏部尚書一日　上諭
羣臣曰善雖年少守量宏闊他莫能伴也由是頻瓚之
政頓除善又明於經濟凡所奏議允合　上心一日晉
見奬曰朕有良佐何患天下不治　上欲命工部爲善
營第於秦興辭曰江鄉地隘宗親且衆誠不忍奪人以
自益也况未報涓埃何敢當此　上喜曰有官居鼎鼐
無地起樓臺善與寇準同風矣家本戍籍　上欲免之
頓首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　上曰善可謂社稷

臣矣二十九年以事免歸

陳公

陳公名修字伯昂上饒縣人元末甲辰歲附王師平浙江首擢理官講畫律令崇寬厚而省煩苛復倫要而黜姑息簡明正大四方翕然知有一統之制作　上留心兵刑數數講求謂唐世府兵之制稍爲近古而未精審乃推修兵部郎中選任將帥愛養士卒令內外相維兵農相資遂爲定法　上初即位山東新下念濟南重經王氏之亂民塗炭已甚大將多練兵屯田其間非修莫可治遂擢濟南知府疏請墾田許之居二年政成詔書

褒美以天官六曹之長而明習經制建官均職惟修是宜擢拜吏部尚書引據古典參酌時宜審地劇易制事煩簡與凡貴賤疎數遠近寬嚴課功殿實賞賜黜陟之類皆籌畫停當未幾卒於位繼之者莫能移易云　宣宗采其事載在五倫書

嚴公

嚴公名震直字子敏烏程縣人有器量魁岸性誠實上起民間知輸糧之苦皆有司與奸吏索詐無厭民不堪命洪武四年令東南歲入田賦所輸以萬石爲額輸一家主之不入於官而集於鄉自爲徵督給散合運入

京及江北諸郡謂之糧長專創行　國法嚴民稟稟奉
行亦無所私授與費也既久有玩法害民者郡縣官亦
坐是往往獲罪乃議舉名家有行誼者主其事湖得廣
並清潔自厲且處衆和易凡二十年無纖芥可指歲一
入覲守法惟謹名譽為列郡最二十一年召至京將授
官丁內艱服闋來　朝授布政參議留中署通政司事
奏詞詳明四方差遣及訴冤皆無留滯冬十月改戶部
郎中考覈江西賦稅凡五百萬悉完備二十四年賜第
於崇禮街復其家明年陞工部右侍郎二十六年造柳
葉甲鎖子頭盔六千副給皇城軍士六月拜尚書時營

建方殿綜理周密調用夫六十萬開臙脂河移置五府六部凡事必入奏而後行欽奉旨集天下工伎二十三萬有奇請戶役一人父兄子弟不相緣又計傾簡更定班次率三年或二年輪入京人皆便之九月里人有訐其從弟姪不法事命自按理無所徇　上宥之有部事州　吉卿身任不以累祭屬二十七年命督天下多裁黍束十二月除御史常州民嚴興年八十餘其子有罪繫獄死來訴究連二十餘人乃曉以恩仇相覆父訟囚終之理人皆感拜吐實又憫其年老脫妄告之罪北平人閻成郭思成誣盗擬累百餘人袁嗣壽以犯禁當斬

力辨皆得脫它御史郗之劾其傲且私留鄉人在署飲宴　上曰此舊尚書也小事何足論斥不聽廣西龍州趙宗壽恃險恣橫潛通安南奉使往諭入其王城開示利害甚悉國王及其臣佐俛息聽命邊鄙遂安時刑部尚書楊靖除名以賍人巾幘使其國徵糧五萬爲龍州軍餉及其未至宣言楊其爲尚書威名素著其君臣先氣懾楊至糧集得先爲之力爲多凡所餽獻皆却留都督家人不敢追劾奏之并奏減廣東西行鹽之半二十九年復往廣西立接運法以通鹽販商民至今便之桂林河渠廢塞者因故道浚五十里導南北二江南曰漓自

蒼梧入海北曰湘自洞庭達於長江築堤治陡閘三十六旁通靈川千秋峻鏈象鼻石峯鑿灘磯以通舟車之路西人紀之謂秦史祿漢馬援千載之後無善繼至嚴當為三人云　上喜曰老嚴成　巨功朕任得人矣又均徭賦振風俗懲貪殘慎刑獄征南之兵需牛數千頭皆取諸民請給鈔償其價大將楊都督行師剽掠及靖江王府督工內人為民害劾奏切責之猺民嘯聚移檄撫安邊徼以寧在廣一年里中惡少與其父皆冒法父獲子逃誣公長子宗仁及婿莫瀾將自脫事未白長子庾死　上為特誅惡少父子而釋其婿三十年還廣右

都御史夏長壽長壽字煥文長□人洪□一□年以税户人才□試語多質朴達時務特授右僉都御史未幾坐事出知甯□府慈祥愷悌不任刑威民多感化時夏秋旱累於不應捐俸募民拾遺骸瘞之對率官屬齋戒祈請湧三日歲大稔民為立祠會滁州寇起又以才望改往討平之以疾致仕為僉都御史盡心刑獄昭雪居多兩淮民食鹽逋稅罪至數百人奏皆釋之并言關卒張千戶之罪亦得減是年楊靖同任 上以前御史屢任不稱尤委信之多所聽從稱其南人北相厚福未艾又召其三子宗禮等入見目為佳兒御史李斌坐贓罪不及全家 上怒治所屬失出罪叩首再三請罪降御史八月復尚書益加敬慎改工役贖還家者四萬五千人十一月重建太學落成甚

壯指揮李忠奏役徒死者當戸丁以代凡四萬餘人與詰難後其事後悉遇赦免尤以惜民力爲重財用之需不啻若自已出念起自畎畝以盛滿爲懼自拜官及超轉拉辭廪禄不取升斗被詔籍[illegible]猶後力辭無福詔認徐州馬下除御史不敢居[illegible]家監巷未久賜第火方還廣西陞右都御命即故第[illegible]居之致仕居西塞山中一云建文中以尚書與王佐遜飾文廟立召入往山西宣諭九川至澤州卒於館今其子孫甚繁曰杰嘉靖庚戌進士南御史曰文粲壬戌進士主事

朱史氏曰嚴公遇建文帝吞金事見吾學編名卿蹟

紀二書世所尊信無有易者然　文皇入京在壬午六月十三日而嚴公之卒卽在九月十二日是時方以焚死呂后稱　建文帝備禮葬之以安人心卽　文皇不無疑惑尚諱言只挐僇奸黨爲主何暇搜索遣使驚動海內又數年漸有傳　建文帝在西南者但聲息而無形影於是有胡尚書鄭太監之行一日訪張邋遢一日賞賜西域而終不明言其事此時嚴公捐館巳久此兩地復命　上心稍安前後屢出塞而向之傳言者猶如故也葢前後迥不相及如此今其子孫據二書請於所司立祠立碑習訛無足怪不知卽其說果眞最初臣服

稱忠後之一死其又何當不幾以性命脐投兩著落之處乎況公之力於任事功於廣西原自卓卓不[illegible]為重而其家乘之跋出陸御史昆之手其卒尚有山西字面乃知前輩之不可後之紛然不足為定案也

四輔官安公 下 李公 王公 杜公 李公

龔公 趙公 何公 吳公

公名然祥符縣人徙居潁州元季爲山東行省左丞守萊州大軍下山東率衆歸附洪武元年授起居注轉給事中尋擢山東叅政心行平實撫綏勤勞祿止養身餘以給公用二年召爲工部尚書奉 命於社稷壇北建祭殿又建拜殿以備風雨祭祀八月建議功臣守墓人戶各以本官封爵品級爲差石碑石獸之類亦令有司依品級成造 上從其議尋詔功臣歿者不建享堂墳塋塋具皆自備惟戰歿者官給五年謫河南叅政九月

改行省為布政使司陞浙江布政使十二年陞御史臺右大夫十三年革左右御史大夫改左中丞五月坐事免以雷震奉天殿設四輔官調和陰陽位次公侯都督府召充其任十四年卒年五十八 上念來歸之誠親製文遣官祭之

李公

李公名幹絳州人元翰林編修以博士退居于鄉洪武九年授本州訓導遣 勑召之曰朕即位十三年夙夜孜孜思得賢才共安天下何期大臣不體朋比為奸雖四凶之罪已誅而求賢之意未稱今御史薦爾博學洽

聞特遣使賫符臨召有司禮送至京副朕虛懷至授四輔官尋調蘇州知府改國子博士兩聘爲考試官後以老致仕

王公

王公名本吏部尚書范敏敏河南府閿鄉縣人洪武十三年擢試吏部尚書自胡惟庸誅後待召天下賢才有司類多泛舉敏薦王本李祐龔斆杜斆趙民望等俱耆老明經行修上召拜本等爲四輔官本等又薦儒士宋訥等並徵用之一時號稱得人本年實授戶部尚書請稅編造黃冊未幾坐事免薦召至京勑曰朕觀上古君臣必正直無私心同氣合方乃上悅天心下析地祇致海嶽效靈於是乎經邦論道永安社稷利濟生民臣亦昌爲朕本

布衣遇天更元運偶與羣雄並舉逢多難率英俊自中
土渡江東建基於此君天下子庶民十有三年矣永惟
致治必在得人乃訪近臣而求士得前諸儒來朝朕甚
欲與賢者周旋以安寰宇然知人之道堯舜猶難茍面
從志異無利濟之誠則不惟昊天昭鑒實有孤於朕懷
故特與羣儒若志秉忠誠則可交於神明與朕同遊以
安天下豈不偉哉乃以本任春官兼太子賓客旣而上
坐武英殿西廡召見諸儒使各言其志本等對以爲士
者貴幼而學壯而行然求之往昔懷致君澤民之志而
不遇明主道不行功不立徒湮沒于世如此人者豈不

惜哉今臣等草對愚陋學不足以明道才不足以經世
謨蒙　聖上以儒臣召與圖治臣等遭遇恩榮誠千載
一時慶幸何如若不思報稱是自棄於明時何以稱士
上悅故授以是職告太廟十月勑本等竭力忠誠以感
格天心十四年正月命刑官聽兩造之辭果有驗罪正
以五刑議定然後入奏既奏錄其所授之旨送四輔官
諫院官給事中覆覈無疑然後覆奏行之有疑讞則四
輔官封駁著爲令後坐極刑

杜公

杜公名斆字致道壺關人質禀純明及長學問融貫泛

通五經尤深於易心貌俱古應河東鄉試中第一除潞
城高平縣教諭陞臺州學正以憂教授鄉里尋除陝西
儒學提舉及省院辟之皆不就遠近受學者爭從之門
人登第及仕者衆暇或臨風對月感慨進並其形於歌
詠序記文辭之間所稱道號不同或南坡或太行樵
或桃原洪武十三年特徵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司
冬季三月皆上旬　御書官爵　制論以賜每進見講
明治政必以古先哲王爲範一日　上曰我今當倣前
代誰治天下李希對曰當倣唐太宗　上默然敢對曰
治天下之道莫過於堯舜　上曰我非敢當堯舜然等

顯效稷契皐陶時　上重國學問誰可爲祭酒者敎
東滑縣宋訥從之訥立學規教法甚　肯　上曰老杜
所舉得人再幸其第累加賞賜親與慶和尊老疾懇辭
給驛以歸卒年七十二有辭時集四子皆以文行稱[illegible]

李公

李公名祐安邑人以孝行重於鄉爲時宿儒洪武十三
年　召授四輔官司春季三月皆中旬十日賜誥老疾
歸三司鄉考皆得人未幾卒

龔公

龔公名斅字文達鉛山縣人學問該博德行敦實洪武

初以明經任府學教授御史葉孟芳薦至京十三年拜四輔官司春季三月皆下旬十日十四年春令頒愆遣歸後起博士歷司業祭酒

趙公

趙公名民望葵城縣人洪武四年儒士舉因疾遣歸遊學山西十四年物徵司夏季三月皆下旬十日以老致仕

何公

何公名顯周內黃縣人文學老成重於鄉洪武十三年薦舉 召爲右正言兼諭德尋進四輔官 命工圖其

像賜衍瀾院記及誥命旌之後以疾致仕

吳公

吳公名源字性傳莆田人蚤孤力學惇禮好義至正末舉泉州路訓導洪武三年明經授興化府教授十三年中書舍人林廷綱薦源德行特詔徵之遂與杜斆龔斆趙民望李祐供應　召至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欲其均調四時繼令各司春夏季上中下旬而源則司夏季中旬每講明治政必以得賢才敦教化養黎元為國治之本且曰不敢上負　聖主自棄明時甚見嘉納

上間之東苑命五人侍應制聯句七言近體一章

先侶首句曰嵒嶙龍虎肇豪英杜 斅 曰五色卿雲炫日

明 吳原 曰王氣瑩然垂景象龔 斅 曰民風樂爾見昇平

姚 氏 曰山河百二金陵最李 翀 曰宇宙千秋帝業成

上復繼之曰貽憶六朝興替事杜 斅 遂足之曰祈祥未

盡又加勅詩成上呈見賞 上亦自足全篇曰嵒蟠千

古肇豪英王氣葱葱五色精嚴虎鎮山風偃草潭龍噓

氣水明星天開萬載興王處地闢千秋永朕京咸以六

朝宁替閱前禎禎後後嘉禎老病告歸十四年 上念

其賢復詔徵赴京授國子司業未幾卒任陽保鄉薦國

子博士陽保孫邪成化戊戌進士官廣西副使

編修長史張公

公名美和初名九韶以字行清江人從外祖聶先生學不待程督日必自課年十三即能詩合程度聶曰汝學駸駸來逼吾不能教汝矣往師前進士余葭卿于襄陽盡得詩禮之傳省試不利隱居教授益攻苦于書無所不窺參互考訂以窮其說來學者甚衆隨才造就各有所成元末盜起雖顛沛中讀書授徒如常語學者先須讀前哲格言以端其學術然後能不爲邪說所惑乃選古大儒發明經傳中語自天地鬼神人物性命繼以異端異聞其類凡五各爲條目折衷以巳意去取辯明剖

析精當吳草廬孫伯尚見之稱賞題曰理學類編洪武初薦為本縣教諭七年教成貢入太學銓用者多其弟子十年　召至京賜衣一襲擢國子助教氣貌嚴整將以篤實每教諸生必端坐不言有所請問徐徐應答不過一二語然義理明暢人悅服之十一年遷編修十三年四月戊子致仕　上親為文賜之曰朕聞古之賢士莫不修己行仁為時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于當時而有功于後世以其德重而行純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儒凋落無幾獨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問古今典禮

以沃朕心奈爾不任周旋所以命卿歸老卿之去矣朕將誰從於乎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然全其始終者甚罕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公博學精擇善于著書故宸翰及之嗣後應考江西者二考福建者一二十四年典文禮部二十七年而典禮部會有蜀藩之命不果至在蜀一年王深敬禮之無何復　召較書翰林力勤雖蠅頭細書皆出手筆書成辭賜衣被各一襲丙子卒年八十三所著類編八卷外有羣書備數十二卷元史節要十卷

編修攝御史張公 附王璉

公名唯永豐人寓南陽洪武六年以尚書舉第一是年
上開文華堂于禁中詔擇解額內儁異者肄業其中唯
等九十有七人實與選命題賦詩詩成稱 旨皆擢編
修以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教之 上謂曰
昔許魯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聽政之暇輒幸堂
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
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及弓矢鞍馬
恩禮甚厚濂輩雖司啟廸顧諸生皆 上所親教不敢
以師道自居一月侍燕間詢及肄業進益濂對曰無如

張唯者因備逃其儁才請錄爲弟子員　上笑而許之

三月　上命唯等各歸展墓皆攝御史以行尋還任其

時同進者又有長山王建建器局沉凝學問精審師事宋濂洪武中舉至京召見試詩擢史館編修遷入文華堂肄業尋擢御史歷河南同奏稱旨　上覽喜近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王建等皆異日將相才也與符王輝河內李端洛陽張翀禮遇雖不及唯

然侍從　車駕應制被顧問未始異也

編修蘇公

公名伯衡字平仲父友龍

友龍字伯夔潁濱長子徽猷閣待制工部侍郎遲守金華因遂家焉友龍其九世孫也受經許文懿公入閩憲府奉差憲長爲同官所忌嫉劾之章未下來奪印友龍持不可長亦擬劾同官之過欲須繫之詰曰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奈何效之事遂皆寢汀寇來襲臨漳督長史救巡兵破斬之民得不擾廣東都使者辟爲書史白罷逋賦舊鈔若干萬再入閩尋應浙叅政蘇天爵之辟嚮直甚見敬憚清理漕事有恃勢誣民者執正之紅巾賊

犯杭州省臣皆遁叅政樊執敬以死自誓友龍請散庫金募士擊賊樊不能從迎戰而死遂與掾李桓署殺賊一人受錢二百五十緡數日之間款獻者充庭未幾他將至遂復杭州絕口不言功薦考推蕭山令立實田冊差多寡役之因地備糧因糧備舟民皆便之歲饑浙湖禁出倉粟以賑尋攺本路總管府經歷行樞密院照磨張士誠方據蘇州請爲幕官耻之不往歷行省左右司都事石抹宜孫分省于處以討賊自任請友龍與劉青田基同事劾其禮賢下士撫流亡招羣盜從之衆心翕然已而好自用又多用故人所部將胡深章溢皆權

兵觀望公雖極力調護僅免潰散而其勢已不可為矣比浙東諸郡皆歸　大明怨家告公長子仕閩當死謫徙滁陽丞相李韓公奏而官之至再力辭歸臥金華山中圖史自娛自號栗齋與山陰唐肅肅幼通諸經學無不綜究文尤簡潔雅與律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薄漢魏起學官擢應奉翰林文字以失朝免官例謫佃濠而卒蘇伯衡志其墓以為肅文足華國而身死於隸非才之有能不能亦世之貴不貴也最相知洪武十一年卒年八十三子六人第三子伯衡

伯衡少警敏絕倫讀書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詞精博敷腴人謂有祖風致元末鄉貢　國朝丙午選國子學錄尋陞學正屹然以師道自任發策試士皆天下

國家大務品第精覈多士僉服著空同子贊說四十首
學者皆傳誦之教胄子者五年有薦者即日召見親擢
爲翰林編修詣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親切日侍 天
子左右備顧問至華要也某不幸幼有瞶疾雖視簿文
史然大懼奏對失措將速刑僇誠不足堪敢辭丞相以
聞 上亦弗强已而吏部將奏別官以去親日久願歸
省覲從走白丞相許之於是司業宋濂率六館之士祖
餞於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傳之資治通鑑
尚闕宋元平仲歸矣其尚續諸他月使人稱曰蘇氏一
門世濟其美將不在茲乎公謝曰方抱疾未能也歸治

一室靜坐或終月不出與人少所接對人亦罕得而識之所與游者皆四方名士非其人雖未嘗拒絕然自不敢見也洪武十年宋濂歸老入謝 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乎以自代濂曰伯衡臣鄉人博學能行爲文辭蔚贍有法要不可以徵疾廢 上許而徵之至京入見 上屬目欲用之辭以舊疾賜衣鈔遣歸二十一年聘主會試事竣復辭歸卒公恬靜寡欲年四十始娶容貌不逾中人而學問兼天下平居正襟凝思淵止山立雖寒暑風雨利欲紛華皆不之知嗜齊宋學析義如蠶絲攻是非如白黑宋學士稱其文體裁嚴整姿態

橫逸如春陽被物根葉條卉小大圓徧各隨其物而暢
之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知變者萬萬也文集六卷其
論文曰尉遲楚學爲文問空同子曰文有體乎曰何體
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
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
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
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
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
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
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

軍如股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陣如構屋
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而枝
枝而葉而葩何也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
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
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
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溟海焉波濤瀰而魚龍張何也曰
浩汗詭惟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
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
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実會也如重林如遠
谷何也曰深邃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大

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迴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大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礲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之所載丘明高赤之所傳孟荀莊老之徒之

所著朔焉久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䰟傀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亦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僩焉無難能者矣

侍制趙公

公名俶字本初紹興山陰人博通經史爲文道健名重當時尤明於毛詩洪武六年薦至京　高皇召與講論經史俶援據傳說貫穿古今無奏對　上輒稱善除國子博士隨扣輒應莫不樂得經師　上一日御奉天殿俶偕諸儒侍側召至前諭之曰經學必宗孔子毋以儀秦縱横語示諸生也俶頓首謝歸而告誡士子屏去戰國策諸書勿讀自是傳經者文日益醇明年　詔擇諸生之聰悟能文者三十五人命俶領教之且令修詞以漢司馬遷班固唐韓愈宋歐陽修蘇軾爲法尋於諸生

中擢李擴黃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多至大用倣
自尊師席旦夕誨廸不倦士多成業丙辰乞歸　上御
奉天門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寧奏博士趙
倣以詩經施敎成均者四年其弟子爲方岳重臣及持
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爲無功今年逾七十筋力淺
衰精神不完願　陛下放歸山中以盡其餘齡　上可
其奏加倣官爲翰林待制勑給誥命致仕戊戌倣詣闕
謝　上召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　上曰向
爲兵部侍郎出知萊州者卿之子邪對曰是也　上因
諦視之曰誠耄矣歸養爲宜倣頓首而退初倣子圭玉

官法從時儆作訓忠之書教之圭玉内是服政有名世
以儆爲愛而能誨即爲侍郎者也越七月　詔出庫錢
二十五緡賜儆儆拜謝遂行廣洋及寧皆賦詩贈儆和者
成什司業樂韶鳳授簡學士宋濂爲序率同官暨諸生
千餘人送之都門聚觀莫不羨其榮遇云儆後考終於
家年八十一

博士錢公

公名宰字子宰會稽人博學能文洪武二年舉儒士爲國子助教時新設教條限以歲月程其課業而升降之既以次升舍乃得選登仕籍然士方畏懼爲法所繩惴惴莫有願學者公莊重和易諸生每一就之輒戀戀不能舍以是爲時明師十年三月己卯朔以年老乞休許之勑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勑日朕甚定四方即開學校延師儒俾勛賢子弟凡民俊秀莫不從學教以經史六藝明體適用布列中外共保太平於無窮助教錢宰學問老成訓導有方在學數年績有成效朕方嘉諸

生有所矜式而年滿七十懇辭還鄉特授文林郎國子
博士致仕爾尚師表一鄉訓誘後進以裨治政庶幾不
愧鄉大夫之教則朕猶有望焉公既歸精力猶壯宣
上德意有從之遊者輒開迪不倦遠近宗之二十七年
上覽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註說
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　詔徵天下儒臣
定正之於是唐鐸等舉公及致仕編修張美和致仕助
教靳觀等並遣行人馳傳徵之是年四月至京入見
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命學士劉三吾總其事禮遇甚
厚書成　上以蔡氏說已行亦不復重頒也一日思歸

因微吟曰四鼓鼕鼕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
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　上聞之召宴諭曰昨日
好詩然何嘗嫌汝何不用憂字拜謝請罪　上笑曰容
遂汝樂時建酒樓初成賜公等鈔宴其上人各霑醉獻
詩以謝　上覽之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
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公齒最高與衆皆請留　上
閔喜曰朕知諸耆宿終能成朕志其善視之九月書成
賜名書傳會選命亨泰梓行之賜公等宴及鈔令馳傳
歸又三年乃卒壽九十六初公嘗病近代新聲太繁刻
意古調擬漢魏而下諸作及古詩十九首且各補其未

純者詞林稱之所著有臨安集

叅政陳公

公名觀字廷賓負儁才通經史百家學善屬文元季亂不仕自號苔峯耕隱子與鄉人方時舉郭惟貞族人本初等二十二人作真率會選勝賦詩以道義相切磋有壺山文會集行世洪武初應明經辟本府訓導撫頡師席諸生翕然多所成就閱四歲被召昂然獨異 高皇問曰彼頎而皙者何人觀出對 上試以王猛捫蝨論稱旨不數月擢陜西叅政以廉謹稱一日 上忽馳召陛見諭曰爾可侍吾左右於是日與宋學士濂等備顧問 上益察其恭誠嘗面命撰鍾山賦立就嘉之祖母

養歸賜之鏹幣服除赴闕未及改拜以疾卒年四十九
公持身守官動皆不苟而於清白一節尤其所長見孫
或從容問陝產金其鑛何狀公驚曰吾待罪藩察幸不
挂吏議足矣何金之問耶故其卒也妻子困甚子熊貢
入國學乙酉應天鄉薦上春官卒

弘文館學士羅公

公名復仁吉水人少嗜學博覽經史尤通天文書初僞漢辟爲翰林編修復仁知友諒終雄非帝王器遁去壬寅　大明兵取九江復仁杖策來歸　上甚喜置左右癸卯從征友諒於鄱陽齎檄書招袁臨吉贛諸郡甲辰友諒子理固守武昌不下　命往諭降之擢國子監助教以老賜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食飲丙午使山西廉譬擴廓洪武元年遷翰林編修二年齎詔諭安南歸所侵地安南遺金貝土物甚多却之　上聞其事益義而嘉之隨拜弘文館學士公敦茂簡樸若草野倨傲而胸

中了了　上與談率意陳得失無所顧避嘗擬南青以
對　上顧賢其質直呼爲老實羅而不名嘗表其第公
方採塗具完璧急呼妻抱兀坐上　上曰賢士豈宜居
此命　賜第城内選　天壽節製水龍吟一闋以獻
上悅厚賜之尋乞致仕見許陛辭　賜大布衣題其襟
爾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汝布衣　歸田里久之復召
乘傳至京師奏獻江西秋糧軍籍等事　上憐其老留
三月賜玉帶鐵杖裘馬食具遣還以□　有玉堂唱和
[illegible]小子養蒙孫僑有傳

侍讀學士知州秦公

公名裕伯字景容大名縣人從父仕元鄉就學胄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上海養母母卒舉喪如禮時張士誠據蘇州遣人招之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省檄起之對使者曰受元祿二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徵稱疾不出　上手書諭曰海濱之民好鬭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辯博善爲辭說授侍讀學士　上登鍾山命與學士朱升張以寧等扈從權擧

亭給筆劄師景賦詩甚見寵待一日言元時告反者皆不坐　上曰此何等事竟之至此所害善良必多命反坐懲後由是刀風始息二年拜侍制時論學術政事皆當　上意仍年蜀地平　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泰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殉軀徇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尋出知隴州卒于官

侍讀學士張公

公名以寧字志道先周始人後徙古田賀齊粹甫六歲日記千言八歲時人訟其伯父逮于獄忿不能平詣邑伸理言有條序令異之命賦琴堂詩立就語甚新奇伯父由是得釋十五往寧德受學于韓古遺歷五年方歸學業大進登元大定丁卯進士初任黃巖州判官以討捕擒海寇殆盡陞六合縣令有惠政内艱阻兵亂教授淮南者十年後徵國子助教累官翰林有俊才博學善記尤長春秋盡授其學于趙光霽光霽字仲濂泰州人少頴異讀書五行俱下元末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留滯江淮光霽從之游以寧博學善摛詞尤長春秋嘗與大梁張氏前定春秋

辯說而存之其略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生殺萬物天
是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矣賞罰萬世聖人之心無情
也至公焉耳矣天地也聖人也作聖人能知之能言之
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聖人若左氏若公穀氏能盡知
且言之乎後之學焉者希域經若以疑經顧任傳以疑經
塞其亦惑矣故以寧陵經通融三傳兼用啖趙先儒諸
說講解至忘寢食寧見而大業賞之洪武
十三年以明經舉為周府學正自常教外四方學士多
從之游戶外屨恆滿十七年除授春秋博士作春秋劉
袁二十卷以闡明聖經之旨學者競傳習之咸以寧授
受恩義且夕不忘時以寧沒已久遺稿散落遺其子往
爲揭賜得其詩百餘篇梓行之後以寧子應貢入國學
見其文觀示先輩一見悉喜交集復梓
行焉亦工詩每一篇出學者輝誦頌云

元末遺老多凋謝以寧獨擅名于時人呼為小張學士洪武元年王師入元都與危素黃肅夏以忠以忠字尚之泉州人傳其家學年四十餘用衍聖公孔克堅薦授三氏學正危素治田雉扁辟自副持慶州教授改涿州照磨丙申燕都設蘆窩科試中擧閩史當

修潤助教遷太史院都事王師克樂偑入京復官以老病辭歸會修元史徵起授訪江廣行至贛以卒少年多爲詩遭亂散失家亦燬少子正甫十二歲別去不復能通聞問晚得復歸鄉一年而卒蘇伯衡其舊友也爲作哀辭

王時以故官並徵拜侍讀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每承顧問多所裨益賜誥褒諭洪武己酉與典籍牛諒奉命齎詔印使安南封其國王陳日煃御製詩送之未至而王卒世子日熞遣其臣阮亮求詔璽不許曰此吉禮非凶事也且既易世矣當以奏聞因留居洱江俾諒往諭世子遂復遣其臣杜順卿來告訃　上喜以寧稱任使親爲祭文遣主事林唐臣編修王廉往祭安南王始入境數封事又安南止以揖爲禮喪事甚簡以寧教其

世子服三年喪并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
上聞嘉之賜以勅書比之陸賈馬援爾　御製詩八篇
褒諭庚戌五月得疾卒于道　命有司還櫬于家所在
致祭以寧清潔自守廉終將有詩云殺身惟有黔婁被
埀索都無陸賈金詩文數十卷號琴屏集行世劉三吾
稱其節制似柳宏放似韓與蘇宋濂稱其文豐腴雄峭
清圓委虵子煜瀟沂州縣矩刑部員外郎孫隆平陽教
諭王將亦拜侍讀學士前在元以白金三千令方國珍
市馬汎海而歸老不可用

郎中知州林公

公名弼字元凱初名唐臣尤溪人至正進士授郡幕官元亡者遁山中洪武二年郡以名儒闢徵入更名弼與宋濂王禕曾魯等同修元史書成賜金帛尋授考功主事使安南祭其國王王前後持黃金二斤爲壽悉謝却王遣使裝金請於朝 上曰小國事大使臣不辱既兩得之可持金歸安南自漢唐以來稱臣奉貢比內諸侯元時徵其重資責其躬朝不肯從乃有鑄金爲人夜光爲月之徵夷心益離使者至多貪夫悅金貝坐致褻侮至是與同使張以寧等皆固却始服中國有人還豐城

令吏有作奸者虔躬且置之法遂誣其受倩金二鎰繫備死速繫詔獄　上曰此御安南金者謂受備物耶援筆草書休問二字遂得免改判饒州尋改垣曲令適安南國內亂躬再以薦往既還報召至奉天門親加慰勞擢禮部郎中轉吏部出知登州有惠政卒於官躬博洽羣書究心正學著作跌宕雄偉根極理道雅精臨池晉與王太史穉登談書法謂用筆須偏正兼備乃臻妙境近世趙孟頫側峯太多不能避筆牀月且穉時時語人曰林元凱在閩毛中之麟介中之龜也穉來判漳詠清漳十詩有風流令孰繼林子亦其徒蓉指躬也所著梅雪

齋稿及使安南集學士宋濂序之始謝翌城被逮時屢
次湖口夢一木人口眼俱動覺曰吾不免矣既得 御
筆休問二字乃知休於字爲木人而草書問字皆動象
也弟虞臣薦明經授本府訓導陞中都國子助教孫僑
文莞訓導長於教誨東莞科目由此盛

侍講學士危公

公名素字太樸金谿人至正元年入經筵爲檢討年已四十一矣又之爲國子助教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歷禮部尚書中書參知政事改翰林學士承旨孛羅帖木兒入相出爲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棄官居房山復起爲翰林學士承旨已而元亡

上召至京授侍講學士少能讀書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與邑人曾子白朱夏並以文章名家據座爲人師徒步走臨川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梈之門質而正之二公皆折行輩與之爲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

著書多與參訂因受知于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轍同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巖以狀元爲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公曰危君爲狀元庶袤相常老夫有愧色矣張既朝遂挾以行達官貴人更相論薦惟恐失之至正元年入經筵爲檢討年四十二矣移書執政請修宋遼金三史行所在訪攈闕失遺書書成其力居多元順帝知其學問特命註爾雅教君臣政要改國子助教以善筆劄詔書釋氏書辭曰臣官胄監以教化民彝爲職外教之典不宜書得止尋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嘗白事丞相前極言無

隱丞相賀惟一曰君何寡言今何多也素曰時危恩重
豈能默默素不敢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歷禮部尚書
參知政事先是江南經畧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徽
國朱文公爲齊國公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
西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廷公爲御史時亦
請封謚劉黃皆寢不報至是舉行李羅帖木兒入相出
爲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棄官寓居房山者四年順
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起翰林學士承旨
入朝信宿　大明兵入燕素故與待制黃昇同邑少同
學相約死難昇將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午出之曰公小

臣死社稷邪𫉬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彼不小臣哉午終不釋負𫉬還舍置酒殺妻家人守之會大將軍下令勝國臣皆輸告身𫉬詣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出沽酒然藉及還弗見求之井浮屍突素亦走所居報恩寺脫帽井傍兩手據井口俯身將就沉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大呼曰公毋死公毋死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力挽起之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庫言於鎮撫吳勉輦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所失旣入朝

上嘗訪以元興亡之故甚見禮重日與劉基羅復仁胡鉉雅𫉬

𫉬長于文學授翰林應奉洪武二年陞中書省參知政事十月十三日甲戌實薨于乾淸宮

後苑蒼松之上光潤如酒凝結如脂又如珠貼白綃甘
露布於柯葉列衆達左右翰鬱菁清丙于李善長宰輦
臣稱賀　上曰甘露之降載在往諜然休咎之徵當以
類應朕恩足以致斯瑞等爲朕明言之祿等各引經典
以對　上推而不居三年
吹弘文館學士以老致仕　同居館中時貪獻納宋務陵
顧胥爲楊肇眞卿所發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爲祭
器言於　上索取瘞之寨實山頂之坐失朝免居一歲
復之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一日同諸學士賜
酒僎屢命盡觴內官承旨監勸甚力酒終　上御製詩
一章繫序于首命各以詩進素成最後　上覽之曰危
素老成其有先憂之意他日　上御東閣側室素履聲
橐橐行簾外　上曰誰對曰老臣素　上曰朕謂文天

祥也而乃爾御史王者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列侍從
諭令山為余闕守廟踰年卒所著文集五十篇奏議二
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卷子二于元衢州同知
隨父歸國為安慶府教授游元大都路儒學提舉前卒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七 終